春申舊夢

文·老上海　畫·李霖裕

我不能把你當作男妓

他們抵那家美國式鄉下飯店，小張也發現些熟面孔，都是異族。在開始進餐時，蔣琳問起她的新女友，他說：

「我們時常會面。」

「常常上過床了？」她問。

「不與新女性上床，她把你當作性無能。」

「你有能已極了。」

「我們飯後去卜吉，久未對你貢獻了。」

「我不能把你當作男妓，我此刻也不想找工作，一切等解放後再談吧！你請我吃了飯，我請你看『國泰』的電影後，你送我到大華醫院接班時，我們分別。」

小張微微點頭，他們喝了咖啡後，踏上三輪車，他在她耳畔問她如何解決性慾，答道：

「我距狼虎之年還遠，不與所愛的男人相處又受到他的挑逗，是不大會衝動的，與你這種年齡的男人不同。我必要時……」

「自慰？」他插口。

「十二分偶然的。」

「男女幹這種事情要假想與誰呢？」

「我假想與泰倫鮑華在演當片『碧血黃沙』時，我對你都可以坦白。」

他們到了國泰戲院門前，蔣琳遇到一個男人與他握手，再爲小張介紹了她的舊同學方先生，這時方先生說：

「我等候的朋友來了。」

有個不漂亮的女人落三輪車，蔣琳挽着小張的臂走。

後來在黑暗中，小張不敢有所表現。散場不久，他們握別于大華醫院，小張坐原三輪車回去，在花園中遇到大肚的寶寶。她對他說：

「叔父今夜有應酬，他說不便帶我去，我也不要去，此刻她去理髮了。」

「他這阿姨精神很好。」

「再見！」（一八〇）

一七八：豐儉由人

迷霧　陳浩泉

「什麼呢？」關樹峰問。

「金錢。」蒙莉說。「有錢人才會爲未來憂這憂那，也只有他們才有能力去未雨綢繆。窮人連三餐都顧不上了，還會去想移民的事嗎？那不等於是發白日夢！所以，像你這種有錢人，才可以移民買保險；而像我這種窮光蛋，也就樂得安於現狀了。」

「你說到那裡去了，我可不太同意你的看法。」關樹峰反駁她。「當然，你的話不無道理，但卻不全對。移民是個人的事，它雖然和金錢有關，但金錢卻未必是決定性的因素。這就像辦筵席一樣，移民也可以豐儉由人，家境富裕的，可以把半個香港搬去，一般人行裝簡便，拿了簽証，買了機票，拍拍屁股就可以走了。」

「你倒說得輕鬆。」蒙莉笑笑。「身上程偭不足，移民的事我就不敢想。」

「一般人幾乎認爲，移民是有錢人的專利，實際上這是誤解。」關樹峰說，「你看，加拿大、澳洲等地的移民類別中，親屬團聚都是放在重要的位置，美國更不必說了。當然，也有創業、投資的商業移民，但你不要忘記，還有獨立移民這一類別，它的數字是相當大的。」

「無論如何，如果身邊沒有點錢，又無一技之長，根本不可能移民。」蒙莉仍然堅持己見。「即使有機會去了，也是很冒險的事。試想想，到了一個陌生地方，生活怎樣解決呢？那是很現實的問題。」

「想不到你這麼現實。我還以爲，年紀輕輕應該多點幻想呢！」關樹峰半開玩笑地說。

「我的確很實際，從來不喜歡幻想，從小不發白日夢。」蒙莉說。

蜂語風

何來公平

據說居英權名額分配將保証公平，其實本身已經不公平。

非今日始

油價下跌，但本港降價要等三週後。其實這已不是今日始。

種瓜得瓜

據說師範學院只重量而不重質。所以教出來的學生也是如此。

開心

鴛鴦處處

文：盧因　圖：蘭風

一八〇：新娘有喜天賜自由

文子在感覺「身上久久不來了」以後，她獨自去看過產婦科女醫生，拿回了一包安胎丸，並且取了診視的証明——「這是遲早光臨的，孩子，你這就十七歲了，十八歲前作媽媽，有的是！太恭喜你了！」他抱住她坐在膝上，文子強忍住眼淚，手抱個郎的頸項：「恭喜你，爸爸！」兩個不要命地熱吻，愛撫。

「哥哥，安醫者（日語）說，由現在起到三個月，甚至最好分娩後三個月——一百天，必須分床——最好分房！」壽民抱起她安放在床上半躺下，笑迷迷地道：「分房分床，一句總話，就是爲了不動胎氣，不許交合！這與分床無關，是必須遵守的。」文子指指帶回來的花朵：「你去注水，插好！我爲了恭賀你作了父親——勒·俾厄（法文），賀的！」

又是一吻，他低頭吻她衣外的乳房：「我插好花，不理時間，先撥愛滴滴，告知東京你父母！」文子欠身道：「很是，我撥電話，你去插花！」通了，足足說了十多分鐘——「全知道了，他很高興，向您們賀喜……是，是！我知道，大概有可能看過德國後，取道倫敦回東京、香港！」「他們是晚間九點！還不是醫生那些話！」——「我們同去附近吃午飯吧，十二點半了。」兩人出到附近，心情別有一種喜慶的快樂——「不要緊，可以吻……吻……。」她紅了臉說：「你我都太年輕，尤其都太年輕，尤其兩人都少不了安慰！」——「我藉此鍛鍊身體！」壽民說着話，已想到了白牌女司機的「打電話」。

飯後文子倦怠，返房間休息，他送她回酒店說：「昨夜狂歡，太危險了，幸而未動胎氣。明天乘火車我們去柏林，還是先去倫敦？」——「明天遊凡爾賽，再在梅兒美松離宮鎮住一夜，愛愛，秋之巴黎太可愛了。不必爲了肚中有了，改變計劃，小心就是了。」說時打呵欠——「我睡午覺，你出去飲街邊咖啡遊遊書肆市吧！」

田壽民便裝，帶了信用卡，懷了現款，街邊聽電話——「我五分鐘到你身邊！你站在紀念柱路邊。」

「哈囉！您一個人？」——「上車再說！」他坐上了前座：「現在不到兩點半，我可以在七點半以前陪你，你導遊！娜娜，我想你的美！」——「你有心！我要求你現在起對我每個字說眞話，我不吃醋的，那女孩是你夫人？」——「是！但我需要你！」她將車轉入公園林蔭大道下，側過面來伸咀給他——唔！啲！你咀是甜的！」

她一索，將他條紅魚兒吸住，同時扶住他的手放在低胸前——「好極了，你有翹頭乳峰！」她一隻手已向下探，呻吟說：「車你們到家！」

一八〇：卿卿我我

師姐容曰：「都話未必得咯，你不想我炒魷魚㗎！」

林華曰：「閒旅行社係你舅父嘅，等於自己係老細，怕乜？」

師姐容曰：「好似你咁講法，這個世界凡有皇親國戚之公司，都會江河日下。」

林華曰：「蛇王一陣都得㗎？一個鐘頭都抽不出？」

師姐容曰：「無謂多講，明日再算，嗱，不可再打電話來，我要瞓矣。」

林華曰：「又好，聽晒你話，不過講多兩句可否？」

師姐容曰：「好，兩句就兩句。」

林華曰：「海倫，我希望今晚發一個絕頂美麗的夢，夢見你同我卿卿我我……」

師姐容曰：「好，你發到夠喇，收綫。」

師姐容不畀佢再講，擇停個掣，果然此人不敢再打電話來。

師姐容沖完凉，出到廳，見阿七已返到，曰：「乜今晚咁夜。」

阿七曰：「我返了好耐者矣，聽見你在浴室講電話。」

師姐容曰：「個衰人喂，長氣到死。」

阿七曰：「林華？佢講乜？」

師姐容曰：「有乜講啫，追求囉。」

阿七曰：「你小心呀！這個愛滋佬發狂追女人，我諗想將佢人道毀滅。」

師姐容曰：「你又話要追條綫出來。」

阿七曰：「然，睇下有幾多人受害，然後將佢拇臘鴨。」

現代江湖實錄之十一　愛滋狂人　田長歌

棍仙

雪玲瓏·文　占秋風·圖

第一回：秘笈之門

耿頭陀奇異地望着那自稱是李素花的女子，不明她的用意。

正當危急，李素英也知道無法說明自己的處境，就用哀求的口吻，直截了當地說道：

「大師，我有十萬火急的事在身，要立即離開這兒。但請你們高抬貴手，照顧我的弟弟，救救他，此生……沒齒難忘啦！」

她說着的時候，眼眶孕着淚。她要放下負重傷的親人，又如此的急不及待，一定有不可告人之隱，耿頭陀急人之急，完全理解她的衷情，也不必說更多，就決然點着頭說：

「好，你放心去吧！……可是，你那裡去？」

「白家莊。」

「白家莊？」

耿頭陀又詫異了。他心裡有個疑問，但他不便問，就會意地向李素英點着頭說：

「快去吧！……可是，你怎麼走？」

李素英忙將兩隻手指往咀裡一放，鼓氣，吹發出一聲尖嘯。

但見那前頭兩個鼓石之中，隱藏着一乘紅鬃馬，閃電般地爬起來，急走到李素英的跟前，也不停步，李素英一蹤身就跨上馬背，回頭向衆人拱手，就疾馳而去。

衆人目送飛騎遠去，回頭照應重傷的李洪喜。

胖沙彌憂心忡忡，挨近耿頭陀耳邊說：

「師傅，您打算怎樣處置他？」

耿頭陀說：

「這兒沒遮沒攔，快搬到塔林裡好藏身，再作計議！」

胖沙彌眨眨眼，神心不安地說：

「師傅，這要犯戒，非同小可！」

另幾個沙彌也異口同聲說：

「要是方丈知道了，怎麼辦？」

善心果斷地說：

「救人一命，勝造七級浮屠。去了！」（六）

城市家族

劍辛

六五：偷歡與姦情

許多年前在長洲度假屋之夜的一場性愛好戲，又在這赤柱度假別墅床上主演。所不同的，兩個人的身份殊異。當年，他和她是富家小子和青春玉女偷情。如今，是叔嫂關室偷歡，演姦情。

偷歡、姦情，在素菲來說，百般滋味，有酸甜苦辣，驚恐愧悔，但卻十分刺激，十分享受，十分變態。

她變了另一個女人！

當任務完成，兩個裸體睡在床上。

獻國說：「一切都恢復原狀了！」

她故作不明道：「你說什麼？」

他說：「一切屬于我了！」

她問：「你要怎麼樣？」

他說：「就是要把讓別人搶去的東西和人，都搶回來。」

她懇求地說：「獻國，不要太大火爆。」

他說：「你知道，我們卜家是有名氣有門面，我才不火爆，只可以智取。」

「智取？」她口吶吶道：「豈不是要陰謀？」

他朗聲說：「他是要陰謀陷害于先，我獻國却要智取于後！」

以後，這赤柱度假別墅房子，成爲素菲和獻國經常幽會之地。

可惜呀！如此好的地方，好的環境。他和她偷摸摸的來，只在偷歡的床上運動半小時，頂多一小時，便又穿衣匆匆而去。

素菲說：「獻國，何不在赤柱或石澳，索性買一層房子，作爲我們永久幽會的地方。」

他搖搖頭：「弄了個地址，我們的秘密容易讓家族人發現。」

「你怕家族人知道我們的事？」

他點點頭：「當然啦！事情穿煲，我的興家復國大計便不能實行。」

「你——」

「到時，關素菲正正式式做我的正宮娘娘。」他說着去擁他。

她把他推開：「還有東西宮？」

他說：「只不過比喻罷了！」

「我知道你和女藝員苗絲很要好。」

城市之光

匡成

逃慾（二七）

吳汝南被太太一推，如果平地倒跌，不會有什麼問題，偏偏屋子太細小了，而他本來就立足不牢，當推向後倒時，腰背撞於桌子邊角，這一下無情力，使吳汝南痛楚難當，他哎唷一聲。

「你好膽，你謀殺親夫。」他一手扶腰，一手揸起拳頭，就要毆打余細女。

秀娟吃驚醒過來了。她起來抱住余細女：「媽媽，我很驚。」

余細女一手抱着女兒，一手去抵擋丈夫的拳頭，然而，吳汝南這拳用了重力，余細女的手腕受疼之外，那拳頭還打中她的手上。

余細女惱羞成怒了，立即一手摟住了女兒，另一手又大力一推。

失了重心的吳汝南，又向後倒跌，再一次撞到了腰骨。

他再一次哎唷一聲後，苦着口臉爬起來道：「你作反了，看我敢不敢將你斬死？」

他扶着了腰，跟蹌的走入屋角的所謂廚房。

余細女買怕他拿刀出來，如果單對單，未必輸給那醉酒人，但自己要保護女兒，就怕有失了。

她順手抓住了外套，抱着女兒，赤足衝過去開門。

「你逃到那裡去。」吳汝南果然拿着菜刀轉過來道：

余細女及時開了門，衝出去。

他也持刀追了出來。

余細女抱女逃走呼救。

母子婆媳

方王

二七：要媳婦去求子

羅美芳爲了菲菲沒有再次懷孕，去過不少寺觀庵堂求神拜佛，替兒子求子，但終無結果。

她當然不會知道，菲菲做足防孕工作，自然不會懷孕。

有個神棍告訴她，求子要有誠意，要由本人直接向天后跪求，不能由別人代表。

羅美芳聽了，回到家中，便通知菲菲：「家嫂，明天我陪你去天后廟向天后求子！」

菲菲說：「明天我要上班，沒空去做這種無聊的事！」

「怎算是無聊的事呀！爲我們陳家求子，是大事呀！你請一天假，不就可以了嗎？」

「奶奶，算了吧，你以爲我真的不育嗎？我不過是避孕罷了！只要我不食避孕丸，就隨時可以懷孕啦！」

「唉呀，家嫂，原來你是存心這樣做的，爲什麼你這樣黑心呀！你這樣做，不是靠害嗎？」

「我養一個女兒，已經夠吃力了，還能養第二個嗎？」

「只要你跟我去求求天后，這次一定會生仔！你生了仔，由我養！不論買奶粉也好請工人也好，都由我出錢，不必用你的一文錢，只要你不吃避孕丸就得啦！」

「你能保証我不跟你一樣，一連生兩個女兒麼？」

異族情

青丹

一八九：集體要看馬戲

「好吧，就去看馬戲吧！」巴耶夫爽快地應允了，「難得半天的假期，是該好好享受一下的。」

莫斯科的馬戲團不但聞名全蘇聯，也聞名全世界，它和莫斯科芭蕾舞團一樣，都極受蘇聯人民的歡迎，晚上成了莫斯科人最佳的娛樂節目，而且還不容易買到入場券呢。

爲了更熱鬧，兩人還決定分頭到別的房間去約其他專家，一齊去看馬戲表演。

果然，有十多名專家響應，並且推舉彼德諾維奇負責購買入場券，他欣然接受這個任務，因爲他知道目前的身份和地位，打個電話就完全可以訂到票子的，不必像別的市民那樣要排除苦苦輪候的，這就是特權的另一種表現。

在莫斯科，無論是購物或買電影票，也要排除輪候，這成了市民生活的一部分。

結果，十分鐘後，彼德諾維奇用電話就訂了戲票，時間是晚上七時開場，但要提早半小時去取票進場，票價每張一盧布。

但是，俗語說得好，所謂「人算不如天算」，十多名專家在晚飯後暫事休息，正在準備坐無軌電車去戲院看馬戲表演時，招待所突然來了電話，說七時半到會議廳集合，有重要報告傳達，即是說，他們的娛樂節目馬上要告吹，彼德諾維奇只好立即打電話到戲院退票了。

凝聚世界多位科學家心血 集成電路誕生記

標誌着電子技術史上重要里程碑

無線電　FM 96　MW 80

譚平鎮先生：

「集成電路」簡稱IC，已廣泛用在電子技術方面，例如電子計算機（電腦）、電子鐘（錶）、收音機、擴音機、各種軍事用途、人造衛星、乃至家庭電器（例如電腦控制的洗衣機），等等。

集成電路其實經歷了接近四十年的歷史，而逐步發展起來的。早在一九五二年（距今三十八年），英國皇家雷達研究所的科學家達默，在一次電子元件會議上演說稱：「隨着晶體管的發明和半導體技術研究的發展，目前看來可以期待着將電子設備做在一個沒有導綫的固體塊中。這個固體塊由一些絕緣的、導電的、整流的以及放大的材料層構成，而把每層分割出來的某些區域直接相連，可以實現某種電路功能。」達默的設想第一次提出了「集成電路」的概念。六年後的一九五八年，世界上的第一塊集成電路在美國問世了。那麼，達默的設想是怎樣實現的呢？

美國伊利諾斯州立大學機電工程系，一九四七年畢業了一個名叫傑克·基爾比的年青人，這位年青工程師畢業後在一家電子工程公司從事小型助聽器的設計和製造。一九四八年底，貝爾電話實驗室的巴丁、布拉頓、蕭克萊等人發明了晶體管（即半導體管），基爾比對這項重大發明十分興奮，一九五二年，這家電子公司購買了貝爾電話實驗室一種結晶體管的生產專利，基爾比於是成了三人研究小組的組長，研究鈷合金晶體管。達默提出的設想吸引這個既能設計電路又有製造晶體管經驗的年青工程師，但由於這家小公司的經費有限，難使基爾比得償所願，於是他毅然辭職，於一九五八年來到美國一家大電子公司——德克薩斯儀器公司工作，這位積十年經驗的青年工程師來到這公司不久，就接受了這家公司設計微型組件結構的晶體管中頻放大器的任務。炎熱的夏天到了，技術人員紛紛去度假，而基爾比却冒着炎熱，躲在實驗室一個人工作。在進行設計的後期，他計算出這項新設計的成本，是十分昂貴的，這怎麼行呢？他決定找尋一個使成本大幅度下降的辦法，而達默的設想又縈迴在他腦際，他決定要試試，把包括電阻電容元件的一切器件用半導體材料來製造，而且互相連成一個完整的電路。於是基爾比設計了一個採用同類器件的觸發器電路草圖。草圖完成了後，公司的負責人威利斯·艾德柯克從休假地回來，見到這張大胆而新奇的設計圖十分興奮，但又懷疑它是否行得通，要求基爾比給予証明。於是，基爾比日以繼夜地做起來，他用硅材料試製了一個分立元件的電路，電阻是用切成條狀的硅腐蝕到所需要的阻值製成，而電容是取自擴散硅功率晶體管芯片兩邊進行金屬化而取得。這個電路在八月二十八日組裝完成而成功進行了試驗，証明了用半導體材料製作電路是可行的。儘管它還不是集成電路，但機敏的威利斯·艾德柯克已經預感到，這一試驗有可能成爲一項重大的發明，立即批准了基爾比的研製計劃。他得到第一次成功的鼓舞，立即在硅半導體材料上製作一種集成的相移振盪器電路。半個月後，世界上第一批集成電路問世了。一九五八年九月十二日，基爾比和他的同伴製作的第一批共三塊集成相移振盪器電路，接上電源後開始工作。他又投入試製數字式集成電路的工作，僅用七天時間，用同樣的工藝製成最初設計的觸發器集成電路。接二連三的成功，使他和同伴再接再厲，一一攻克技術難關。十月初，他們開始設計了鍺材料的觸發器集成電路；十一月，用硅上的氧化層做了電容器；十二月初，又完成了擴散層電阻的製作，同時考慮並完成了這項新的電路製作工藝上的若干問題，還定了至今仍在沿用的標準的扁平封裝的尺寸。

一九五九年三月，在美國無綫電工程師協會（美國電氣電子工程師協會的前身）的展覽會上，首次展出了基爾比的這些成果。三月六日，在紐約的記者招待會上，把這些成果公諸於世。不過，當時把基爾比製作的這些電路稱爲「固體電路」，而不是今天所稱的「集成電路」。

一九五九年，美國一家成立不久的後來稱雄國際的半導體公司——仙童公司的赫爾尼、諾伊斯和戈登·穆爾在氧化膜上製作成連綫，他們研製的平面工藝最終完成了集成電路的全部工藝，奠定了集成電路發展的堅實基礎。

集成電路的發明，是電子技術史上重要的里程碑，它標誌着另一次電子技術革命的開始。三十多年來，半導體電路技術走過了小、中、大規模集成的進程，迎來了超大規模集成的階段。基爾比的集成電路，只不過包括幾個晶體管和少量的阻容元件，而今天指尖大小（8.9×6.6毫米）的硅片上，竟可以容納六十萬個晶體管（是萬個爲單位）。撫今追昔，數典念祖，對於人類做出貢獻的科學家，理應受到獎勵。

一九七九年二月，在美國電氣電子工程師協會固體電路年會上，基爾比和諾伊斯同獲得特別獎，並公認他們是集成電路的發明人。（平勻，新九一四六九）

古人古事

沈括刻苦鑽研科學 終寫成「夢溪筆談」

林紹允先生：

沈括是我國北宋時期的一位著名科學家，他多才多藝，學識淵博，對自然科學作出卓越的貢獻，在國內外享有崇高的聲譽。

沈括又名沈存中，自小隨在外地做官的父親走南闖北，使他開闊了眼界，增長了知識。在讀書和實踐的過程中，沈括善於獨立思考，敢於提出自己獨特的見解。有一次，他到了河北，沿着太行山向北走，看到山邊的石壁裡嵌着許多貝殼和鵝卵石，就像一條很長的帶子。這種現象引起了他的深思，他分析這裡在遠古時代一定是海灘，而太行山東邊的華北大平原，就一定是河水夾帶泥沙在海口沉積而形成的。由此，他還聯想到陝北高原，也一定是沖進大海的泥沙日積月累，逐漸高出海面而形成的陸地。

在歐洲，最早談到流水的浸蝕與搬運作用的是英國人郝登，但比之沈括，却是晚了大約七百年。

沈括讚研科學是非常深入刻苦的。他爲了弄通一門科學，往往花費好幾年、幾十年的時間。在主持司天監工作時，爲了觀測北極星的實際位置，他一連三個月沒有睡覺，先後畫了二百多張觀測圖，計算出北極星實際不在北極，離開北極還有三度多。沈括繪製的「守令圖」一地圖集，前後堅持了十二年。就在他因受誣告被貶，住在湖北隨縣的一所破廟裡時，也不顧寒冷潮濕和寂寞，仍然不斷地修補沒有畫完的地圖。到一〇八七年，由二十幅地圖組成的地圖集終於繪成了，其中最大一幅高一丈二尺，寬一丈。這本地圖集圖幅之多，內容之詳，都是前所少見的。

沈括曾說過：「技巧器械，大小尺寸，黑黃蒼赤，豈能盡出於學人？百工、羣有司、市井田野之人，莫不預焉！」這樣的見解，在當時確實是難能可貴的。他是基於這樣的認識，每到一處，都要尋訪民間的能工巧匠，記錄他們的創造發明。他在陝北和當地百姓一道採集「石油」，並用石油燒成碳黑製墨。「石油」這個名稱，就是沈括最早使用、最早寫進「夢溪筆談」裡的。

在「夢溪筆談」裡，沈括還記載了布衣畢昇的活字印刷、木工喻皓的精湛技藝、羌族鐵匠的冶鍛鐵甲等等，這些都是我國科學技術發展史上的珍貴資料。「夢溪筆談」是沈括在他一生最後八年中，專心寫完的一部著作，涉及天文、地質、地理、物理、數學、化學、氣象、生物、冶金、水利、建築、醫學等各個方面，不愧爲宋朝科技史的資料庫，我國古代科技史上的傑作，同時也是世界科技史上的一份寶貴的遺產。（周默、新九一三三七）

宗教信仰

我國現存最大銅佛

竺妙蓮女士：

我國現存銅佛像中最大的一尊，並非是河北省正定隆興寺的大銅佛，而是西藏日喀則城西扎什倫布寺的大銅佛。

人們進入大殿，迎面矗立着一尊高大的鍍金銅佛——坐式未來佛（按佛教關於三世佛的說法，過去佛爲燃燈佛，現在佛爲釋迦牟尼佛，而未來佛即是彌勒佛，西藏稱強巴佛）。他頭戴金冠，身披袈裟，盤腿打坐在巨大的蓮花座上，左手托着寶壺，右手微揚起，慈祥地注視着前來朝拜的人們，好像爲世人的未來祝福。

這尊坐式的大銅佛，身高二二點四米，佛座高三點八米，總高二十六點二米，肩寬十一點五米，耳長二點八米，佛手長三點八米。

扎什倫布寺是班禪的駐地，也是西藏地區喇嘛教格魯派的著名寺院之一。這尊大佛與大殿，始建於一九一四年，歷時四年，到一九一八年才建成。塑造佛像僅銅就用去二十三萬多斤，黃金六千七百多兩，佛身上還鑲嵌着無數珍寶——珊瑚、琥珀、松耳石等一千七百三十多顆，大佛眉間「白毫」一項，最大的一顆鑽石有核桃那般大。（簡文、新九一四一〇）

攝影沙龍

拍攝結婚全部過程 首要做好準備工夫

通天曉先生：

小弟本月底將會爲一好朋友影結婚相，由男家到女家、註冊、擺酒等，但在下從未影過這類相，請你指點一下有什麼東西要留意的。

我見人家影這類相時，無論室內外都用閃光燈，但有否必要？不用會否更有現場氣氛？

有否需要用濾片來矯正色溫？甚麼濾片？甚麼場合？（泛指用閃光燈時）

我的閃光燈不是「TTL」，是「Manual」的，在影結婚相時要怎樣調校光圈、快門？請舉例之。

人之初

人之初先生：

（一）在拍攝結婚照片時，如果要影齊「由男家到女家，以至註冊、擺酒等」全過程，不用說，必須由始至終跟着新郎行動。例如在新郎起程接新娘之時，就需要在他上車之時開始拍攝。在他上車之時，站在約十五六呎的位置拍攝。在準備拍攝時，如見有人遮擋鏡頭，要請人離開。及至到女家接新娘，她的姊妹少不免有要封利是才開門的老例。此時可站在七八呎左右，把相機先校妥大約尺度，高舉過頭採用閃光拍攝，以免雜人擋着鏡頭。在一對新人上車時，亦要先妥站位置等待拍攝。入註冊室後，如註冊官未出來，亦可隨意拍攝。在辦註冊手續，及等待入室時可隨意拍攝。及註冊官一出，及註冊手續進行之時，則不准拍攝。當手續辦完，註冊官離開，就要先行出室，在室外影新人出門。

此後，在戶外階級或空地，來影張男女家及各親友之全體相。

至於擺酒的照片，你雖未影過，但總會見過。對影筵席上人物，距離有十二三呎，就會影齊全桌。影敬酒之法，通常難以恰恰影齊，此時要先知道敬酒先後次序。預先走到適當位置，然後把相機高舉過頭，鏡頭向下拍攝。

還有，在酒家影全體相亦是免不了。因此，一待主家親友到齊就要影。切不可等到賓客衆多時拍攝。此時之拍攝，新郎之兄弟及伴郎、新娘之姊妹等，亦可乘機進行。而賓客到來簽到時，主人迎賓握手，則可隨意拍攝。

（二）在拍攝時只求菲林能感光的目的來說，如果現場光源的亮度足夠，就不必借助閃光。可是，爲何有人「無論在室內或室外都用閃光燈？有否必要？」答案是：無此必要。至於說：「不用會否更有現場氣氛？」這就要在「現場氣氛」來講。我們知道，如果在室外，就算是天色陰暗，以現代菲林感光速度之高，鏡頭口徑之大，總有可能把照片影到。以此來看，使用閃光就無必要。可是，我們又要知道，在此高興的場合，倘若有熠熠的閃光出現，人們情緒不免更爲高漲，這又會變成有必要了。不過，在室外仍使用閃光拍攝的人，目的是否提高情緒？相信不大有此可能。他們之仍用閃光，大概是因爲電子閃光不如燈泡閃光，多閃幾次亦無不可，故就隨便起來。

（三）關於「有否需要用濾色片來矯正色溫」問題，這就要看使用的是什麼「閃光」。如果使用閃光泡於日間室外拍攝，由於自然光的色溫高之故，就要使用淺藍色濾色片。或者，在室內利用現場燈泡光拍攝，亦是要用藍色濾色片提高色溫。不過，倘若所用的是電子閃光燈，則不必用濾色片了。

（四）不管相機是何種類型，如果所用的不是可以自動根據距離而調整光亮的閃燈，都要調校光圈。由於電子閃光速度夠高，快門最好不快過一百二十五分一秒；雖然更快亦可以，不過恐防與閃光不配合。（羅白、新九一四五五）

工藝精品

鷓鴣螺化石

最早古生物化石標本

鍾仁傑先生：

在江西省武寧境內發現的我國最早的古生物化石標本——鷓鴣螺化石，曾引起過人們極大的關注和興趣。作爲化石，更久遠的頗多，不足爲奇；作爲磨製成標本且又有北宋確切年代可考的，却是舉世無雙的。

鷓鴣螺化石是一塊黑褐色的長方形石灰岩石板，長十九厘米，寬十一點四厘米，厚二點五厘米，重三市斤一兩。一枚白色的「竹笋」化石夾於其中，左側有北宋著名詩人、書法家黃庭堅的題詩：

「南崖新婦石，霹靂壓笋出。勻水潤其根，成竹知何日。」

詩文爲蠅頭小楷，「庭堅」二字爲行書，橫寫，「山谷」直書，爲篆字。詩文中提到的「南崖」在江西修水縣城大橋橋頭東側，這裏已修建了一座黃庭堅紀念館。南岸緊靠修水的那段陡壁稱之爲「霹靂崖」。黃庭堅生前曾多次遊歷此山，並在山上讀書、居住；此詩作於壯年。

題有黃庭堅詩的鷓鴣螺化石標本的發現，說明它在九百多年前就被人磨製珍藏。英國博物館中的寶塔石標本，一般認爲是世界上最早的化石標本。這是十九世紀時由傳教士從廣東盜竊出境的一件藝術品，比黃庭堅題字的化石晚了八個世紀。因此可以推斷，黃庭堅題詩的這塊化石，不僅在中國，而且在世界上也是保存最早的化石標本之一。

經專家們鑑定，鷓鴣螺化石名叫「中華震旦角石」，是我國特有的中奧陶紀的「標準化石」，現存於中國科學院南京地質古生物研究所陳列館。（簡文、新九一四〇三）

刊覆

林紹允　鍾仁傑　譚平鎮　人之初　竺妙蓮